

邵武文史资料选辑

第 19 辑

邵武市史志编纂委员会编



邵武文史资料

第 19 辑

政协邵武市学习和文史委员会编

二〇〇一年三月

主 编 张四维

副主编 刘小明

邵武文史资料选辑
(第19辑)

政协邵武市学习和文史委员会编

2001年3月

目 录

大学生活的回忆	吴子楠(1)
协和大学华东校友会世纪之聚纪实	黄学鹏(10)
旧闻实录:协大在邵武	郑学文(20)
建国前夕和中师生苦度岁月	李胜源(62)
一段农村生活的回忆	郑硕颖(70)
琐忆难忘的知青生活	燕 远(79)
从精简节约到三反打虎	李胜源(90)
劝降黄攻一纪实	黄学鹏(101)
邵武蚕桑业的起落	蔡顺德(105)
故县南宋黄涣墓发掘记	付唤民(109)
古城的九曲溪	张四维(116)
寻 觅	沙剑萍(118)
1996 - 2000 年政协工作实录	协 文(137)

大学生活的回忆

吴 子 楠

一 协和大学内迁邵武

1938年春,日本侵略军疯狂逼近福州,协和大学被迫从福州魁岐搬迁邵武。校本部和文学院、农学院设在前汉美中学原校舍,即现在的邵武市粮食加工厂。女生宿舍和一部分教室,另设于汉美中学对面原圣教医院福和华医师(美籍)住宅。理学院一部设在城内北门基督教圣教医院旧址。农学院在城郊下南寮还设有试验场,进行农作物新品种培育和新耕作制度的试验。邵武最初的高脚南特稻种,就是协大农学院从广东岭南大学引进的。在校本部的后面,还设有花木、果园和养蜂等场地。三年内,就地取材,利用本地人种的南丰桔和温州蜜桔、福州蜜桔嫁接,培育出果硕、色红的新南丰蜜桔。校长林景润博士,住在原圣教医院住宿部,即现在的中共邵武市市委会。1939年,又将原在福州开设过的协大附中,改为协大附属高级农业职业学校,校址设在原乐德女子学校,即现在的市人武部内,秋季在邵武开始招生,我就是协大附属高农的第一届学生。校门正前方是图书馆,又名高智楼,为二层楼屋,楼下为阅览室和藏书室,楼上供学生自学,日夜开放,每天晚上自习一开始,楼上灯光明亮,数百人在电灯光下默读或做笔

记，鸦雀无声，后来者如入无人之境，白日晚间，秩序井然。图书馆西对面是礼堂，能容四百余人，全校性的会议，都在这里举行。中间是大草坪，草坪左侧是篮球场。篮球场旁边，建有三座学生宿舍，均为二层楼房，土木结构，住房按年级系列分配。

内迁时候，协和大学已经颇有名声。如文学学院的陈易园教授、严叔夏教授、檀仁梅教授；农学院的汤文通教授、蒋芸生教授；理学院的赵修复教授、林兰英教授、林一教授等，都是当时省内或国内有名的学者。特别是理学院的生物系，由当时任学校教务长的郑作新博士亲自挂帅任系主任，学生都以能聆听他主讲的课为光荣，很多外系学生也来选修他的课。这个系又称医预系，学生学完二年，不要经过考试，可直入北平协和医学院继续学医。北平协和医学院是当时远东有名的医科大学，协大生物系教学质量之高，名望之大，可想而知。

协和大学内迁邵武，这无疑对邵武是一个极好的机遇。它不仅对邵武的青年学子，提供了极好的就学机会与方便，也对浙、皖、赣青年学子，广开了迈进大学的方便之门。我1942年夏考入协和大学，与我同届考入的有12人，到1946年毕业时，在校的邵武同学达三十余人，这在协大的校史上是未曾有过的。协大在邵武的八年间，每年也都有很多来自浙、皖、赣的同学。其次对邵武的工业、农业和文化的发展，也起了促进和先锋向导的作用。在迁到邵武的二、三年后，因为当时抗日战争，正处于向纵深发展的白热化阶段，国内汽油供应奇缺，交通运输陷入窘境，许多汽车改用燃烧木炭发动，这时协大化学系林一教授，把松香树脂与烧碱配合，产生一种混合物，代替汽油，用于汽车运输，当时对闽北汽车运输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在农业方面，如前所述，引进了水稻新品种，也培育出柑桔新品种。在文化方面，经常组织文艺演出，举办音乐演唱

会,深入各乡镇宣传抗日形势,唤醒民众,同仇敌忾,一致抗日。

二 四年学习的心得体会

大学采用学分制,即每门课程规定为几个学分,例如语文为一年级必修课,读完一个学期,考试及格得3个学分,下学期再读半年,同样得3个学分。学生学习四年,必修课读满196个学分,选修课读满12个学分,至四年级下学期完成一篇毕业论文,就可以毕业,并取得该科的学士学位。我第一次见到郑教务长,是在新生入学注册的时候,他那满脸微笑,祥和敦厚的面容,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一见面就觉得他准是一位知识渊博、气质极高的学者。他自编教材,讲授普通生物学课程,讲课精辟紧凑,没有空话,清晰易懂,每讲完一个单元或一种动物,有二节实习课。那时,生物实验室设在北门理学院,相距很远,每到上实习课时,他和同学们一样,牺牲了午睡,从东门外校部步行至北门。记得有一次实习课是解剖青蛙,他一刀一刀地解剖示范,认真讲解青蛙的体内组织器官,同学们都被他那严谨的科学精神所感动,如今记忆犹新。解放后,郑教授进入北京中科院,一生致力于鸟类研究,被中国乃至全世界的鸟类学、动物学界人士誉为鸟类学研究的一代宗师。1998年6月27日于北京逝世。1999年10月,协和大学校友会,为纪念这位老校友,出版了一册“纪念福建协和大学教务长郑作新院士”专辑,很多校友写了热情洋溢的悼念文章,其中梁安仁校友写了一首悼念名师郑作新院士的七律诗,我感触极深,谨录于此,表示怀念。

“一代名师院士萎,协和人哭八闽悲。

几年迁校肩巨任,二度留洋载誉归。

高科博士青去路，老凤中书独立池。

传薪后起三千众，治世兴邦国有奇。”

农艺系主任汤文通教授，是一位农业实干家，注重实践，讲课与田间操作并重，经常带领我们去下南寮试验场，作水稻育种和田间管理实验，每次实验课，总是亲自下田，边讲解边示范，明白晓畅，至今仍不会忘记。

二年级起，开始学习专业课，在学习了遗传学之后，萌发了我对生物进化理论的兴趣，在图书馆查阅了达尔文有关物种起源的学说，逐渐形成了我的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和人生态度，明确了一切物种都是进化而来，人也是一样。我从小起，因为父亲信道教，母亲信佛教，经常看到父亲总是拜空，说人生一切皆空；母亲则说“起头三尺有神灵”，天天烧香拜佛。这两种思想同样困扰着我的思想与行为。大学学习以后，思想清醒了，再加上各种专业课的学习，不仅增加了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也增加了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

学校的课外活动，也是丰富多彩。活动最经常的是带着浓厚宗教色彩，以联谊为主的青年会和团契小组，每天均有活动，早起集合做团契、唱会歌，星期日做礼拜。有畅叙乡情的各地同乡会，如闽南同乡会，福州同乡会，邵武同乡会等等，还有时事研究会、歌唱团、剧社、运动队和多种壁报。各种团体都聘请一些老师任顾问，学生自愿参加。我参加了歌唱团，当时三战区在福山庵设立了广播电台，我们歌唱团曾多次去电台唱抗日歌曲，也组织了晨呼队，早晨去东门大街游行唱歌。各种壁报中，我印象最深的是“笔会”，每周一期，由各系进步学生参加。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参加过一次由校学生会组织的辩论会，题目最“大学生应该谈恋爱”，三人一组，我持反面观点，辩论结果，反面获胜。这些活动不仅充实了学生的课余活动，也培养了学生的工作能力。

三 师恩友情永难忘

1944年,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农学院农业经济系新聘来了一位留学日本的经济学教授,名子崧姓刘。他的讲课,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条分理析,层次分明;二是资料丰富新鲜,说理深入浅出,易懂易记。学生听完课之后,无不心悦诚服,齐声叫好。刘教授不但课讲得好,而且特别注意育人,课内课外,经常向学生进行前途教育,教育学生怎样做人和怎样做事。在刘教授的薰陶和指导下,我利用寒暑两次假期,进行了两次农村调查。一次调查邵武县人口与土地的分布、使用情况,历时半个月,途经全县东、西、南、北的十余个乡村,然后根据所获得的资料,写成“邵武县人地关系的初步考察”一文,经过刘教授审阅以后,1945年2月在江西前线日报副刊发表。我记得,邵武县当时全县人口约九万二千余人,城区人口不足一万,也就是说,那时城乡人口比例不足十比一。人口密度最大的为南区,就是和平、大阜岗和肖家坊三个乡,人口密度最小的是拿口、洪墩。第二次作了邵南养鲤调查,调查对象是大阜岗和禾坪两个地方。当时这两个地方的农民,普遍在水稻田里放养鲤鱼。每年三月将鲤鱼苗放入水稻田中,八、九月就可以收获,本小且不多费工,是一笔可观的副业经济收入。我根据调查所得资料,又写成“邵南稻田养鲤调查”一文,经过刘教授审阅以后,1945年5月同在江西前线日报副刊发表。同时我以日记形式,写成“邵武农村十日记”,1945年11月在福州晚报发表。抗战胜利后,1946年春,协大从邵武迁回福州魁岐原校复课。这时我已经是大学四年级了,这个学期的主要任务是写毕业论文,刘教授担任我的论文指导老师。从选题、拟定提纲、搜集材料到整理材料,刘导师总是无微不

至地关怀指导，直至写成定稿。毕业以后，刘教授继续为我奔波找工作，首先向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所推荐我。当时社科所副所长是章振乾，与刘教授同在日本留学，八月的某日，说要约见我，一时象吃了定心丸，千斤的石头，从胸膛卸下，大松了一口气。没过几天，不但没能约见，反得一个失望的消息，说是王亚南所长从广州中山大学推荐来了一位学生。王亚南是当时有名望的经济学家，中山大学教授兼福建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很自然这名空缺得由他决定。刘教授并没有为此灰心，仍继续为我的工作找了几个单位，直至成功地得到安排。1947年，刘教授被协和大学解聘，闲居福州，靠微薄的工资积蓄度日，生活相当艰苦。1949年8月17日，福州光荣解放，刘教授随即进入福州市军管会金融处，负责调研室工作，在福州吉祥山原福建省银行办公，第三天，也就是1949年8月20日，他就介绍我入军管会，在他手下做事，从此我走上革命的道路。12月我请假离开福州，回邵武老家，看望父母妻儿。因为家乡更早解放，一到家我就由区政府郭奠忠区长介绍，参加学校工作，同时辞去福州军管会职务。此后五十余年，就再没有见过刘教授的面了。1979年，我的表弟，福建农学院副教授江由告诉我，刘子崧教授60年代初由银行调到省财经学校，后来省财经学校并入福建农学院，成立农经系，刘教授任系主任，直到现在。我得知这个消息，喜出望外，立即与他取得通讯联系。1985年刘教授离休，1989年在福州逝世，终年87岁。刘老师真是一位好老师，我永远怀念您。

有几位同学，不但同年级同系，并且从高农到大学，七年同一个宿舍，同一桌吃饭，上街也同去同来，真是亲密无间，情如手足。1943年，学校计划在与北门校部隔河相望的水北村办一所扫盲学校，并遴选了我和同班同学王仁慈，担任第一期教学任务。那时水北村只浮桥头有六七幢土瓦房，相隔三四

十米，在一丈多高的芦苇丛中，又有二三幢土瓦房，共十几户人家，一片荒漠。房屋背后是延邵光公路，公路右侧有一座土地庙，进门一间，端立着一个泥塑的土地神像，隔壁是一间空房，我们就利用这间空房做教室。中间悬挂着一块木制黑板，每个学生自带一张长方桌子，一条木凳。在如此简陋的教室里，我们两个人风雨无阻，冒酷暑，抗严寒，一人一个下午，像打铁似的教了三个学期的书，以后由下届同学接替。

有一次我外婆谢世，下午四时半得到消息，要立即回家。可是从城里到我家有六十华里路程，步行最快也要六七个小时，算了一下，要走至午夜十二时，方可到家。正在徬徨拿不定主意的时候，还是我同学安慰我、鼓励我，并勇敢决定陪伴我深夜同行。两个人上街买了一条三节手电筒，五点钟上路了。越走天越黑，走过香铺，进去就是大头崖，沿着半山小路，前方由微弱的手电光引路，一路上鸦雀无声，万籁俱寂，只听见两人的脚步声。进入崇山峻岭，羊肠小道，漆黑一团，偶尔听到山巅发出的响声，尤恐有猛兽毒蛇追来，顿觉毛发竖立，胆颤心惊，一路上两个相依相伴，至下半夜一点多钟才到家。如此同学的友情，实如手足胜似手足，岂能不令人感佩，永铭心怀。

四 莘莘学子走四方

时光易逝，四年弹指般地过去了，我越来越感到母校办学有着自己的特色。它小国寡民，我在校时全校学生三百余人，每系教师仅四五位，真是精兵简政。学校以“博爱、牺牲、服务”为宗旨，一年级力图打好基础，训练动手能力，在专业上，着重造就人才，培养向尖端发展的能力。经过社会的长期考验，在文、理、农三个学院中，的确成长了不少出类拔萃的人

才。我同班同学，邵武同乡张先光，大学毕业后，1948年，远涉重洋，去美国留学，先后取得三个博士学位。他在鸡体内发现一种新器官“腔上囊”，为饲养家禽快速生长奠定了基础，成了世界知名的禽病专家。改革开放以后，张先生感到报效祖国的机会已到，1980年10月受聘为北京华都牧工商联合总公司名誉顾问。1980、1984年他两次来华讲学期间，都遇到鸡场疫病发生，张先生当即赶赴现场，解剖、化验、确诊，提供具体控制防治措施，使几十万只华都肉鸡免受毁灭性瘟疫。张先生也是中国农业部顾问，他为美国优质火鸡在中国落户立下头功。为此，他被国内同行笑称为“中国发展大型火鸡的鼻祖”。1986年，曾获得中国农业部首次颁发的“国际科技合作奖”。

在理科方面，物理、化学、生物各出了学部委员。在农科方面，我省农学院、农科院、农业厅的博士生导师、教授、研究员，许多人出自协大之门。我的前届同学，邵武同乡沙征贵为省农科院研究员，我省出名的小麦专家。邵武同乡，我省果树培育专家，福建农学院副教授江由，为我省培育出很多果树新品种。他还特别关心家乡的果木生产。退休以后，多次来邵武参与研讨家乡的发展大计，并亲自在大阜岗镇加洲村，用嫁接的方法，成功地培育出大片新榛树品种，其榛子比嫁接前的大二倍多，当地农民拍手称赞“科学富了我的家”。协大各科毕业生，从事教师职业的最多，海外马来西亚、新加坡，国内各省市都有协大校友，在各所在地学校教书。邵武解放以后，同乡校友，有在政府机关工作的，有在银行金融业工作的，在中小学校教书的有十余人。他们辛勤耕耘，默默奉献，一干就是几十年，直至退休，不愧为邵武教育界之先驱，为家乡邵武培养出很多人才。

“协和大学闽江东，世界思潮此汇通……萃文化，作明星，

明星照四方……。”这是协大校歌歌词。学生们从四面八方来,从新生到校的第一天起,我们就接受自强、自重、讲求科学的教育,毕业以后,分散到世界各地,在世界各个地方,各种行业,默默地奉献,实现服务社会的宗旨。

协和大学华东校友会世纪之聚纪实

黄 学 鹏

协和大学校友会华东分会是华东六省市协大校友的组织,其宗旨是:加强校友之间的联系,增进友谊,相互砥砺,为祖国的经济振兴和文化繁荣献计献策尽心竭力。

华东校友世纪之聚是接纳了日本杨一德、法国刘峰二位校友的建议,选择在邵武举办有特殊意义的聚会。因为邵武曾经拥有我们的校园,又是我们多年生活过的地方。在抗日战争期间,有来自福建、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浙江颠沛流离的战区学生。协大在当时是全国所有大学中师资比较强大,而又能维持正常授课的一所大学,尤其是图书馆的藏书质量是全国高等学校保存图书最多最好之一。校址处于东门茂林修竹之中,受敌机骚扰较少,这就给我们创造了一个得天独厚念书的好环境,也是这座东南巨大的知识摇篮给了我们立足社会,献身社会的本领。为了激起全民族同仇敌忾保家卫国的决心和勇气,学子们曾经从课堂走上街头,做了多种形式的救亡宣传工作,而且荡漾回旋的声音和当年留下的讲台、舞台,都是值得我们去寻味和回忆的。今天,在新世纪千禧年之交,校友们已是两鬓斑白的晚年,专程来邵武怀旧,这种心情是能够理解的,也是真实的。

参加这次聚会的校友有来自海内外和邵武的 69 位校友,年龄最大 86 岁,最小也有 75 岁。虽然相隔半个多世纪有的从未见过面,甚至一时叫不出名字,却亲热有如当年。校友中

有教授博士、专家学者、省社科院院长、市政协主席、银行行长、医院院长、高级教师、医师、商人、华侨、外籍华人等，没有职位高低、贫富等级之分，彼此间根本不存在任何距离，似乎又扬起了协大校园生活的风帆，使我们的聚会更加丰富多彩。21日上午，我陪同理事长到东关新建的基督教堂看会场的实际情况，认为很适当，很满意。返回宾馆时，我们沿着新开辟的溪南路走，他对邵武的变化感到惊喜，说当年的邵武是一座山城，城外富屯溪水面上还漂架着一条由小木船联锁起来的浮桥，四板桥周围都是长着芦苇、茅草的荒凉地和沙洲地，和开放崛起中的邵武完全不一样，真是旧貌换新颜了。现在只要走在五一九路、李纲路、八一路或熙春路上逛一逛，就会察觉到这里已是宏伟气魄的新兴城市了。后来詹金生校友告诉我，他今天早晨和几位校友从宾馆大门走向小东门时，有一家百乐门舞厅内乐声悠悠，一大群中青年人跳起华尔兹和布鲁斯舞。在陶然居酒家门前的空坪上也有一大群中老年妇女在乐声节奏的配合下练着各式各样的保健操，可见邵武的群众户外健身活动是很普及的，这也反映出这里的人民文化生活是很丰富的。

2000年9月22日清晨，东方天空出现旭光，我早早来到宾馆找到许光辉、倪树均二位理事长，建议早饭后准七点半在宾馆花圃前拍集体照，避免阳光太强影响照相效果。拍照时，年纪大的和国外回来的都留坐位，其余的按身材高矮排列。叶重青校友提着摄像机一直来回的扫描，高雄校友也端着相机，他们连续拍了好几片。拍照完，我们分乘预先包定好的两辆中巴上东关基督教堂，举行华东校友会“世纪之聚”久别重逢座谈会。前来采记的有《邵武报》社记者赵许春，市有线电视台摄影师蔡宣鹏为大会录像。

九点准会议开始，与会的69位校友中有日籍华人杨一

德,定居法国巴黎的刘峰、美国纽约的王乾章、陈淑珍夫妇,市政协副主席张四维被邀请出席会议。会议由许光辉理事长主持。副理事长翁迈东致词,他说:“今天在世纪之交我们 60 多位同学和家属从海内外、四面八方来到邵武聚集在一起,共同庆祝协大校友会华东分会成立十周年;共同倾说同窗情、同学谊;共同分享分手后经历中的苦与甜。人生几何,夕阳可贵,机会难得,意义非常。我们的聚会是家庭式聚会,大家都是家庭中的一员,都是主人。为筹备这次会,多位校友花了许多时间,做了大量工作,我们特别感谢许光辉、占金生、黄学鹏等校友,以及来自日本的杨一德校友、法国的刘峰校友、美国的王乾章、陈淑珍一对校友,也特别感谢协大校友总会以及各兄弟地区分会来的校友。正是由于大家的参与和支持,我们的活动才更显得有声有色才有生命力。我们大家是冲着对母亲的爱,对同窗的情而来的,是协大精神把我们凝聚在一起的。什么是协大精神,我们的人生已度过七、八十年,而为什么短短的协大四年却那么铭刻在心,那么深沉,那么不可忘怀?我们留恋的绝不是什么物质上的东西,抗日战争内迁邵武,大家过的是为三餐发愁,有饭没菜的生活,女同学笑话男同学筷子越吃越粗、饭碗越用越小(餐后不洗之喻)。为什么有的同学读读停停,又停停读读?我们却又那么孜孜不倦,朝气蓬勃的学习。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得到的又是什么?留给我们一辈子的是什么呢?我想,就是一个真字,一个爱字,真理的真、真情的真、情爱的爱。我们的母亲谆谆教导我们,以真和爱对待一切,对待社会,对待自己。真和爱应该就是协大精神。正是由于这种精神,痛苦回忆也甜美。人间贵有真情在,今天分布在四面八方的协大人就是这样的人,山高有顶,海深有底,协大人的深情厚意,比山高、比海深,我们缅怀昨天,珍惜每一个今天,看好明天。协大精神永昌,我们的友谊长存。”这篇热情洋

溢的讲话博得了长久的掌声。

我代表邵武十四位校友发言，对协大华东校友们的来到表示热烈欢迎。会上还宣读了教主冯一中给大会的贺信（略）。福建医科大学教授石溥站起来宣读校友总会理事致华东分会的贺卡（略）。倪树均副理事长代表在坐的全体校友对教堂教主给我们的支持表示感谢。这时主席邀请杨一德发言。杨说：“我们真想不到，发展越来越大，办得越来越好。今天在坐的有三位学生会主席，一位是黄猷，一位是刘峰，一位是詹金生。还是让他们多介绍一些情况吧。”这时黄猷发言说：“当年打姚家对我有很大感触，记得林景润校长把学生会负责人叫去对话，林校长说：‘不知道你们这里有没有共产党，你们这样打土豪是打不倒的，一旦军队来了，被打倒的还是你们自己。’这一席话使我很受启发，想不到在当年那个时代，林校长居然能讲出这样的话，的确是很有远见的。当时协大出现不同的政治倾向，认为盟国靠不住，中国要向哪里走去，对大家都是一个转折点，尽管我们过去各人有各人的不同思路，有的激进些，有的保守些，但最终的目标都是要使我们的国家达到现代化。”

刘峰起来讲话，他说：“离开母亲更爱母亲，离开母校更爱母校，离开祖国更爱祖国。虽然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外，但我们的心仍然在牵挂着祖国的。我有四个儿子十个孙子，总共有二十人在法国，但在我的家里，没有放弃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包括语言，仍然规定要讲中国话，不许讲法语。我们是中国人，不能忘了自己的老祖宗。民族感情是超一切的情感，必须为自己是中国人而骄傲。”一番话校友报以热烈掌声。

陈淑珍校友接着发言，她首先表示受纽约校友和加拿大校友之托代向协大校友们问好，她说：“我在纽约对大家并不陌生，通过华东校友简讯和录像，可以说对大家很熟悉。我就